

卷六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 39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註]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其親之如是故自中心之所痛恨故發之於面目所以有泚泚然之汗出於額也蓋不忍之如是乃歸取藁裡籠取土而遮掩之誠是其不忍其親之道也

是則孝子仁人之心而掩其親亦必有道耳孟子所以言是者蓋非墨家薄葬為非而以厚葬為是故以直其正道矣夫以謂太古未制禮之時子有不忍其親為獸蟲所食尚知掩之之道况今之世先王所制定其禮而可蔽之墨家道而薄葬為是而以厚葬為非邪夷子既以能厚其親而尚不知以墨家之所薄為非所以執此而直之使正耳徐子以告夷子至命之矣者徐子又因孟子此言而告於夷子夷子乃憮然而覺悟其已之罪故頃然為間曰我今受孟子之教命而不敢逆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下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疏 正義曰此卷趙註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有十章

一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在道富貴君子不許二章言以道正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三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四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飧五章言德修無小暴慢無強六章言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眾也七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矚之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八章言從容改非坐以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九章

言憂世饑亂勤以濟之義以正之十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取介奇特凡此十章合上卷五章是滕文公一篇十有五章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註 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註 虞人守苑囿



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

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註 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

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

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為

也已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註 尺小尋者尚可枉大就小而

以要其利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

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趙簡子晉

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一

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或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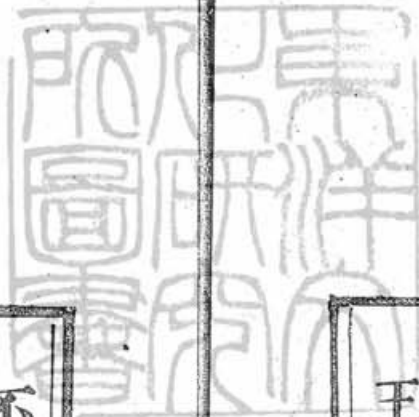
告王良良曰請復之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

而後可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良工也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

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謂

王良良不可王良不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



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範法也王良曰我

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

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

不習於禮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

乘請辭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

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滅

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

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御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

彼何也

註

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羞恥此

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

諸侯而見之乎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

何能正人

註

陳代曰至未有能直人者也正義曰此

子不許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

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者陳代孟子弟子也問孟子以謂今不見諸侯是宜

若小其身然今一往見諸侯大則行道可以輔佐君

為王小則得行道而佐君為之霸且記云枉一尺而

直其一尋宜若可以為之也尺十寸為尺尋十丈為

尋也陳代欲孟子往見諸侯故以此言問之孟子曰

昔齊景公田至何哉者孟子言往日齊國景公田獵

招聘其虞人以旌旆招聘之如有虞人不至者則將

殺戮之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然而志士守其義

者常念雖死無棺槨但沒在於溝壑之中而不恨也

勇義之士念雖喪去其首而且不顧也孔子於此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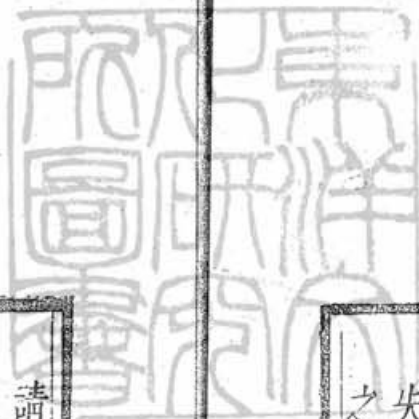
取焉蓋孔子以取非其所招而能不往者也如此則

虞人不得其所招之禮尚且守義雖死而且不往應

其招如何為之君子且以不待所招聘而往見諸侯

是何為哉蓋先王制招聘之禮旌旆所以招其大夫者

其見之諸侯但爲之狗利者矣故雖枉尺而直尋不爲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孟子又引往者晉卿趙簡子常使善御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畋終日而不能得一禽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天下之賤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能復之或有人以嬖奚報簡子之言爲王良之賤遂告王良王良聞之故請復與嬖奚乘而畋強而後可王良強勉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言一日遂得十禽嬖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乃天下之良善工師也非賤者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至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言於嬖奚曰我使王良與女乘於是簡子謂王良而使之良乃不肯遂言於簡子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我與嬖奚驅馳而畋終一日而不能獲其一禽後爲之詭而橫射之止一朝而以能獲之十禽且詩小雅車攻之篇有云不失其馳驅之法而所中者應矢而死如破矣此君子之所射也我今不慣習與嬖奚小人同乘而畋也故



請辭之不與掌乘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引至此乃自爲之言曰夫王良但爲之御者且尚能羞恥與嬖奚之射者比竝雖使王良與嬖奚比之如得禽獸若丘陵之多亦必不爲之比矣今子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傲之諸侯而往見之是何如哉且子言此者已失之過謬也如枉已之正道者未有能直其人者必自正己之道然後可以直人矣是亦楊子所謂誦道而伸身雖天下不可爲也同意招虞人當以皮冠正義曰經於萬章篇云萬章問孟子招虞人何以孟子曰以皮冠是其文也趙簡子晉卿至工師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趙景公卒趙鞅是爲簡子爲晉卿晉出公十七年卒張華云簡子家在臨水界冢上氣成樓閣詩小雅車攻之篇正義曰此篇蓋言宣王復古也箋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謂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二矢發則中如錐破物也伯夷亦不屑就也正義曰此乃公孫丑篇末之文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熄

註

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公

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

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搆諸侯使強

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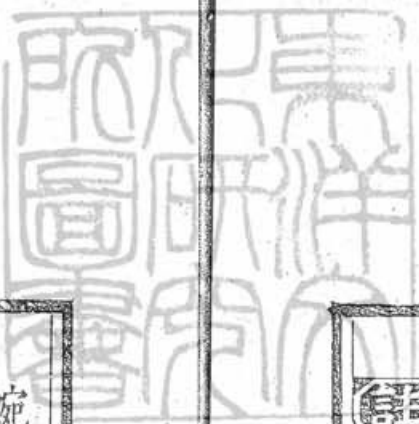
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

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註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



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

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註

廣居謂天下也正

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

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

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

可以為之大丈夫矣

註

景春曰至此之謂大丈夫正義曰此章言以道匡君非禮

不運故妾婦以况儀衍者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
 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
 問孟子曰公孫衍張儀二者豈不實為大丈夫之人
 哉夫二人一怒則諸侯懼之以其能使強陵弱故也
 安居處而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於是乎熄滅景春
 故以此遂謂二人實為大丈夫孟子曰是焉得為大
 丈夫乎子未學禮乎至妾婦之道孟子答之景春曰
 二人如此安得為之大丈夫乎子未嘗學禮也夫禮
 言丈夫之冠也父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蓋
 以冠者為丈夫之事故父命之以責其成人之道嫁
 者女子之事故母命之以責其為婦之道也以女子
 之臨嫁母則送之於門而戒之女子曰雖往女之家
 必當敬其舅姑亦必當戒慎以貞潔其已無違遵敬
 夫子以其夫在則從順其夫夫沒則從其子以順從
 無違為正而已固妾婦之道如此也乃若夫之與子
 在所制義固不可以從婦矣苟為從婦以順為正是
 焉得為大丈夫乎孟子所以引此妾婦而言者蓋欲
 以此妾婦比之公孫衍張儀也以其二人非大丈夫



耳蓋以二人處六國之亂期合六國之君希意道言
 靡所不至而當世之君讒毀稱譽言無不聽喜怒可
 否勢無不行雖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未免
 夫從人以順為正者也是則妾婦之道如此也豈足
 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至此之謂大丈夫孟子言能居仁道以為天
 下廣大之居立禮以為天下之正位行義以為天下
 之大路得志達而為仕則與民共行乎此不得志則
 退隱獨行此道而不同雖使富貴亦不足以淫其心
 雖貧賤亦不足以移易其行雖盛行而加之亦不足
 屈挫其志夫是乃得謂之大丈夫也今且以公孫衍
 張儀但能從人而不知以此正其已則是則妾婦以順
 為正之道固不足以為大丈夫者焉景春至革熄
 也正義曰云景春孟子時人經傳未詳公孫衍魏人
 也號為犀首為秦王之孫故曰公孫案史記云犀首
 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
 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
 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欲貴張儀者但欲得韓地

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行功則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張儀去復相秦卒犀首入相秦常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司馬彪曰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張儀者案史家本傳云張儀魏人也常事鬼谷先生後相魏而卒凡此是皆公孫衍張儀之事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註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

當仕否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出疆必載質註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

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公明

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註公明儀賢者也言古

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

乎註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

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註諸侯耕助者

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

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

膾也惟辭也言惟紬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

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曰

不亦可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出疆何為

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

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

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

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

何為不急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古之人未嘗不欲

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

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道亦與鑽穴隙

者無異**周霄曰至鑽穴隙之類也正義曰此章言**

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

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問孟子曰古之君

子欲為仕乎孟子曰仕傳曰三月無君則皇皇如

也出疆必載質者此孟子答之以為古之君子欲為

仕也傳文有云孔子三月不得佐其君則心皇皇如

有所求而不得也出其疆土必載質而行贊者如所

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至亦不足弔乎孟子
又荅之曰夫仕者欲行其道若失其職位則如諸侯
且禮有云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
給其粢盛稷稻夫人乃親養蠶繅絲以爲之祭服如
犧牲不成肥腓稷稻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
不敢以祭社稷宗廟惟士之失位無有田祿者則亦
不祭無他以其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非
特不敢祭又且不敢以宴樂也如此是亦不足爲弔
之急矣若公子重耳失其晉國而且稱喪人孔子失
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爲壇
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復蓋亦此
意也然則士之三月無君則弔尚何以爲急乎牲殺
器皿牲必殺故曰殺器皿所以覆器者也出疆必載
質何也周霄又問孟子士之出疆必載其質是如之
何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
耒耜哉孟子荅之曰士之進於爲仕也若農夫之於
耕也夫農夫豈爲出疆而耕乃以舍去其耒耜哉此



士之爲仕所以出疆亦必執其贄也曰晉國亦仕國
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仕如此之急也君子之難仕
何也周霄又問孟子曰今之晉國亦可爲仕之國也
然而未嘗聞有仕者如此之急又以仕旣如此之急
然而君子之難進於仕是如之何故以併問之曰丈
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
心人皆有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又荅之曰夫丈
夫之生乃願爲之有室婦女子之生乃願爲之有家
而事之其於欲慕爲人子之父母心人皆有之矣然
而欲爲父母其爲室家乃不待父母之命媒妁而言
之遂私鑽穴隙而相窺踰牆而擅自相從終雖得爲
父母其於國中之衆人亦且皆賤之而不美矣夫古
之人未嘗不欲爲之仕也然而又惡其不由其道而
爲之仕所以君子難仕也如不由其道而往爲之仕
者是與此鑽穴隙相窺而慕爲人子之父母之類也
孟子所以終荅之周霄以此者以其士之仕猶男女
之相求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質臣所執
以見君至不得爾正義曰蓋贄之爲言至也自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費以見其君與自相贊同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

以泰乎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眾多而

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為甚奢泰者也孟子曰非其

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簞笥也非其道一笥之食

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為泰乎曰否士無事

而食不可也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仕無功而

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



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

於子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

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也交易則得食於子

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餘羨

者也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

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

仁義者哉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悌順也守先

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

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

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彭更以為彼

志食於此亦但志食也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

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子言

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彭更以為當食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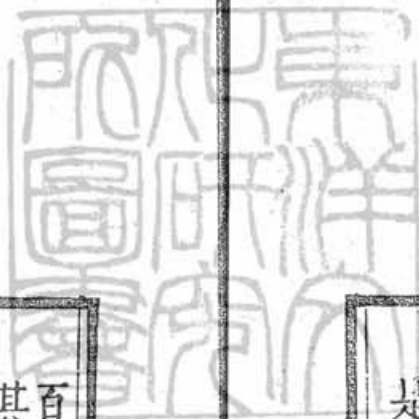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

乎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

之為也然而其志反欲求食則可食乎曰否彭更

曰不食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曰如

是則子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彭更問曰至食功也正義曰此章言



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

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也彭更問曰後車數

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彭更孟

子弟子問孟子以謂車有數十乘之多從徒又有數

百人之眾皆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為泰甚乎傳食蓋

以孟子食於諸侯車徒又食於孟子要之所食之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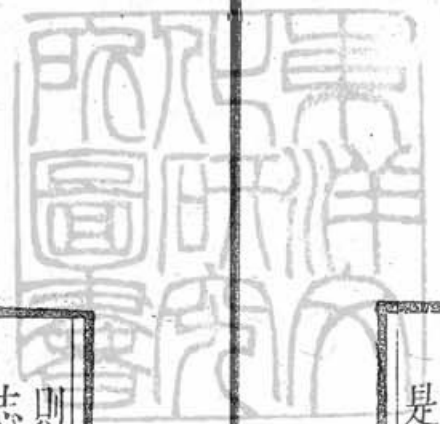
皆出於諸侯之所供耳故云傳食諸侯孟子曰非其

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若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為之泰子今以車徒傳食於諸侯為之泰以

其不足為泰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又曰

未成則謂之小事之成則謂之功孟子所以言之者蓋謂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也如得以通功易事而皆得食於子况有君子之功效於道者而乃不得傳食之於諸侯乎故下文言之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孟子又言今有人焉入於閨門之內則以孝為仁出於鄉黨邦國之間以悌為義是守先王仁義之道以待覺於後之學者是有功於道者也而乃不得食於子是則子何獨尊於梓匠輪輿小人之功而以輕為仁義有功於道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歟彭更又以此言於孟子曰彼梓匠輪輿者是其有志將以此業而求食者也今以君子之為於道其志亦將以為道而求食歟彭更之意以謂士志於道不志於食故以此疑乃問孟子也曰子何以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然以子言之則子今有食於人者是則食其有志於為食者乎是則食其有功者乎曰食志彭更又荅之以為有食



則食其有志於求食者矣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又欲排之故以此喻之言今有人於此但以毀破碎之瓦而畫地又復墁滅之是其志將以此求其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彭更以為如此者不食之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乃言之曰如是則子非食其有志於求食者也是則食其有功者也以其毀瓦畫墁但有志而無功者而彭更不食之是則知彭更是亦食於有功者矣然則孟子志非欲傳食於諸侯而諸侯所以食之者亦以孟子有功而已矣

曰此蓋梁惠王下卷說之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

之何

問宋當如齊楚何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

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

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

仇餉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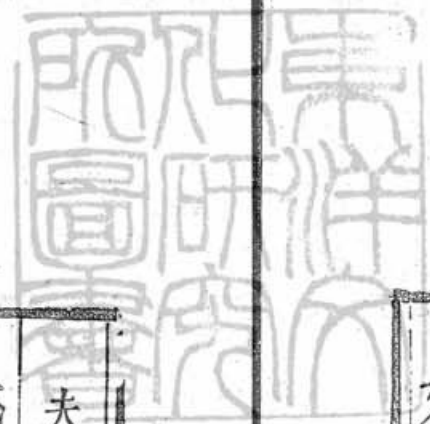
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尚書逸

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為其殺是

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

婦復讎也

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為匹



夫執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

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

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無

罰

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

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

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

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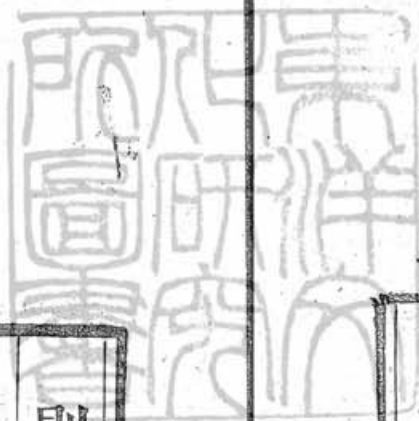
也不使芸者變休也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筐

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
 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
 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從有攸以下
 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
 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
 執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
 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
 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
 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古尚書百二

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紂
 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
 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為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
 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克學故不與古太誓同
 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
 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
 畏焉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為陳
 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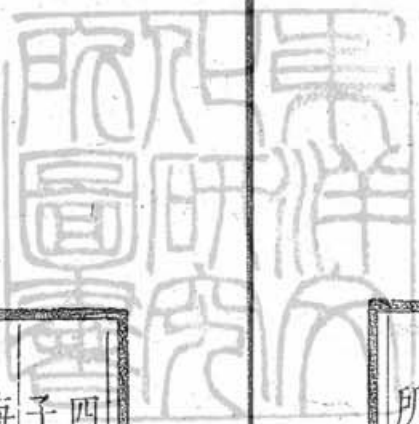


畏齊楚之國焉

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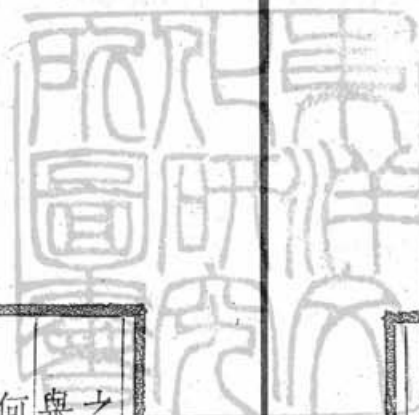
萬章問曰至齊楚雖大何畏焉正義曰此章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強

也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問孟子言宋國小國也今將欲行王者之政齊楚大國惡其行之而欲伐之則宋國當如之何而處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至此之謂也孟子曰不祀先王居亳地與葛國為鄰葛國之伯放縱無道而不祀先王湯王使人問之葛伯何為而不祀先王乃荅之曰無以供其犧牲也牲之色純無雜色謂之犧牲湯乃使人遺賜之牛羊葛伯既受之牛羊又自食之而不祀先王湯又使人問葛伯何為而又不祀葛伯又曰又無以供其粢盛也湯復使亳之眾往為葛伯耕作以助其粢盛有老弱者饋耕者之食葛伯又率已之民於路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而食之有不授與之者乃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飯餉其耕者葛伯率民殺其子而奪其黍肉故書有云葛伯仇怨其有所餉者故害之是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



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孟子又言為其葛伯殺此童子而湯乃往而征伐之四海之內人皆曰湯王非貪富於天下而征葛也是為天下一匹之夫一匹之婦復報其讎也湯始征自葛載至後來其無罰者言湯王初征自葛國始也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敢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為不先征其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以為不征其君之罪而先於彼故怨云何為而後去其我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霓而雨之降也遂使歸市者得奔趨而貿易芸苗者亦得芸而不為之休亦以湯即誅其君之有罪者而又能弔問存恤其人民故如時雨之降民皆大喜悅之書云民徯待我君之來言我君之來則我無誅罰矣一說云十一征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者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是征二十一國也有攸不惟臣至取其殘而已矣此皆逸書之文也言殷之民有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服之節故武王東征而綏撫其士女則為之士女皆以箱篚盛其玄黃之

帛以昭明我之周王見休美惟臣皆得就附于大邑周家也故其君子則實玄黃之帛以迎其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是各從其類也武王之師衆中有君子有小人故商民有君子有小人迎之者也言武王所拯救殷民於水火之中獨取伐其殘賊其民者也今據書乃曰昭我周王而此乃曰紹我周王蓋紹者繼也民皆以玄黃之帛盛於篚而隨武王之師後而繼送之也蓋周王者即武王也然必以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革殷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以覆載以養民者也必言士女者以其武王所綏不特匹夫匹婦而已雖未冠之士未笄之女亦且綏之故曰綏厥士女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此古之太誓篇之文也言太誓有云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於是殺伐之功用張行之故比于湯王伐桀之時又有以光于前代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至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於此乃曰今宋國不行王者之政故云齊楚惡而伐



之爾如宋國苟能行其王者之政則四海之內人皆舉首引領而望之欲以爲之君也齊楚二國雖大然何畏之有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正義曰案地理志云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駟亦引之而證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爲鄰書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言伐始於葛也書於是乎作湯征今尚書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孔傳云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曰奚獨後予者蓋怨者之辭也從有攸下至殘賊也正義曰云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者禮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是帛也鄭司農云三染謂之纁此亦周禮鍾氏有三人爲纁故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勝宋臣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使楚人自傳相之邪

曰使齊人傳之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傳之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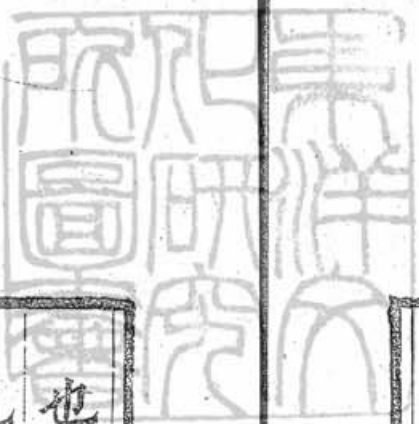
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

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言

使一齊人傳相衆楚人咻之者嚙也如此雖日

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

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子謂薛居州善士



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

也王誰與爲不善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

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即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

則王誰與爲不善者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

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如使

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

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

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孟子謂戴不勝至如宋王

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類也孟子謂戴不勝曰至亦不可得矣

不勝宋王之臣也姓戴名不勝孟子謂之曰子今欲
 子之宋王為善歟我今明言而告子且假喻今有楚
 國之大夫於此欲使其子學齊人之言則當使齊人
 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不勝答之以為當
 使齊人傳相之孟子又言如使一齊人傳相其子之
 言而眾楚人皆咻嚙之雖日加鞭撻其子而求為齊
 言也不可不得已如引其子置之閭巷之間數年之久
 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為楚言亦不可不得已子謂薛
 居州善士也至如宋王何孟子又言今不勝謂薛居
 州善士者也使之居於宋王之所如在宋王之所者
 長幼卑尊皆如薛居州善士者也則宋王誰與為不
 善也如在宋王之左右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之善
 者也則宋王誰能與為善今以一薛居州獨佐於宋
 王為善其能如宋王何無他以其一人之寡不能勝
 其眾也故孟子所以齊人楚人而比
 喻之也薛居州宋國之善士者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上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下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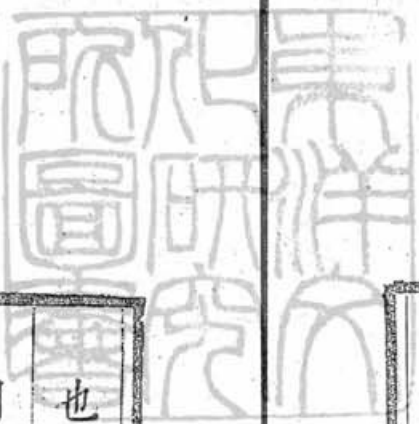
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

不見註古者不為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段

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註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

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荅恐其便荅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竦體



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之貌也由于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公孫丑問曰至可知已矣正義曰此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職亡得其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見諸

侯故問之曰不見諸侯其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至可知已矣孟子答之公孫丑言古之不為臣者不肯見不義而饜富貴者也如段干木踰垣牆而避魏文侯於外泄柳閉門而拒魯繆公於內然皆不見之者是皆文侯繆公而就見已甚迫切斯可以見矣然于木泄柳且不見之耳陽貨欲願見於孔子而畏孔子惡已之無禮而不見之意已謂已為大夫而有遺賜孔子但為之士彼不得受其遺賜於其家則必往謝已門故陽貨視孔子不在遂饋送孔子蒸豚之禮然而孔子至後亦以視陽貨不在乃往其門而拜謝之故當是之時陽貨豈先不見孔子以其不合視孔子不在乃饋蒸豚孔子所以不欲見亦復其亡而往謝之也蒸豚熟豚也會子又有云脅肩諂笑竦縮其身強容而笑者其勞苦有甚於夏之五六月而灌園也治畦曰灌園也子路有云未合其志而與之言觀其色赧赧然面赤而心不正者非我之所知也由子路自稱名也孟子曰由此數者觀之則君子之所養以義可得而知矣蓋就此數者論之孟



子必答公孫丑以此者則孟子不見諸侯是亦分也義也公孫丑乃不知之奈之何哉今且以孟子不見諸侯必以段干泄柳為言者蓋謂魏文魯繆二君欲見此二子如此之迫切而二子尚不見之而况已往見諸侯哉必以陽貨為言者蓋謂孔子不見陽貨者乃陽貨自取之爾今已之不見諸侯者亦以諸侯不禮於我矣必以曾子所謂而言者蓋謂已如往見諸侯亦是我脅肩諂笑者也必以子路所謂而言者蓋謂已如就見諸侯亦是未同而觀其色赧赧然之人也此孟子所以執此而喻其意於公孫丑也說文云畦萊畦也是知即園也論語曰饋孔子豚正義曰案陽安國傳云陽貨欲使孔子往謝故遺孔子豚陽貨孔子將使之仕也豚豕之小者故論語於陽貨篇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寶而迷那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凡此是其

事也國子路剛直正義曰案孔子弟子列傳云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是為剛直也後死於衛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

年然後已何如國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

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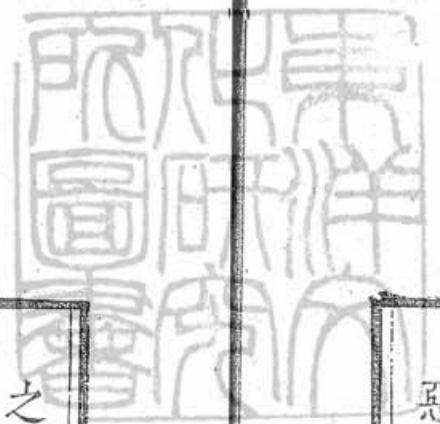
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

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

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

年國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為喻知攘之

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



之之言若此類者也國戴盈之曰至何待來年正義

且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速

然後可也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

輕之以待來年戴盈之曰欲使宋君去關市之征稅今

人大夫問於孟子曰欲使宋君去關市之征稅今年

未能盡去且使輕取之以待來年然後盡去之如之

何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至何待來年孟子

以此比喻之以答盈之之言非也言今有人日日攘

取其鄰家之雞者或有人告之曰此攘雞乃小人盜

賊之道非君子大公至正之道也乃曰請損之但月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國公都子孟

子弟子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

之徒辯爭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為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

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

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卑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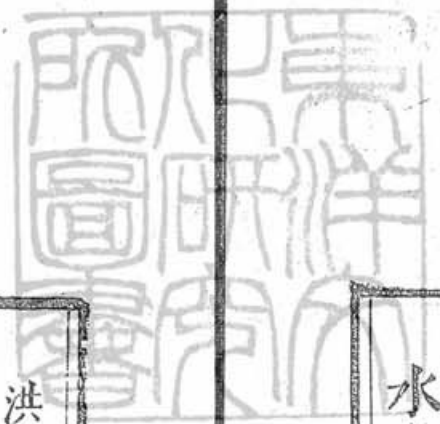
於樹上為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

營度之以為窟穴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

水也

注

尚書逸篇水之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



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

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

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注

堯使禹治洪水通

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

謂澤有草為菹水流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

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堯舜既

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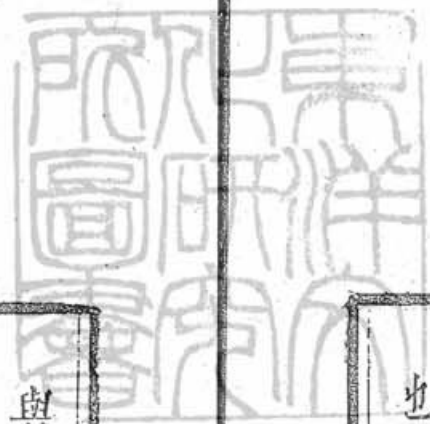
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

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注

暴亂也亂君更興殘

壞民室屋以其處為污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囿長
 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
 小人則放僻邪侈故作邪偽之說為姦寇之行沛草
 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眾也田疇不墾故禽獸眾多
 謂羿桀之時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
 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
 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國奄東方無
 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
 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



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
 多方曰王來自奄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
 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國書尚書逸篇也丕大
 顯明承續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續承
 夫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
 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
 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
 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國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

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與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攢議於世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公



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為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說與上篇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

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

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

公所膺也**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

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



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

曰予豈好辯哉至聖人之徒也正義曰此章言憂世

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也公都子問孟子曰外人

皆稱夫子好與楊墨之徒爭辯敢問是何如孟子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答之曰我豈好與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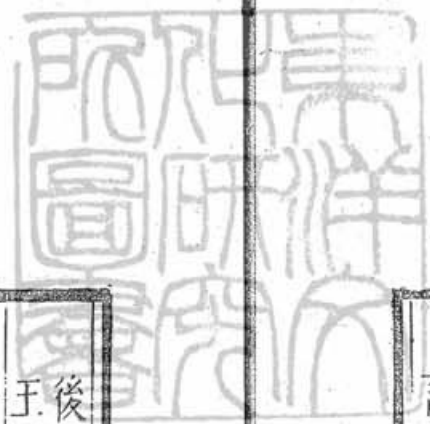
爭辯之哉但欲正人心不得已而用辯之也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亂至上者為營窟孟子言天下之生

民以來至于今以久矣其間一治一亂甚多當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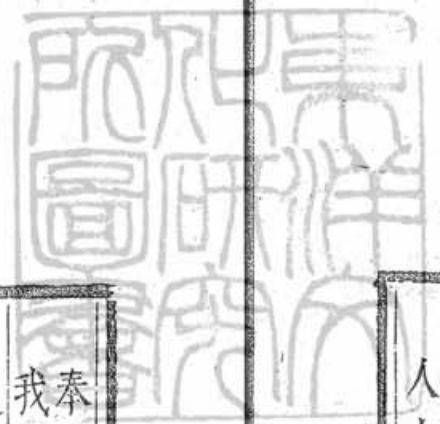
時水逆勢而流行汜濫濁於中國蛇龍由是居處於
其間民亦無所安其居處以至居於埤下者乃於樹
上為巢如鳥之居於巢也居於高原之上者乃鑿為
穴窟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使禹治之
禹掘地而注之海至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尚書
逸篇之文云洚水警懼我此蓋舜言故稱余我也
孟子引之故自解之洚水言洚水則洪大之水也故
舜使禹治其洪水禹乃掘地因其勢順而流注之海
又驅遣蛇龍而放之菹蕘澤生草之所也於是水從

地中流行故不汜逆所謂導江導淮導河導入漢之水是禹之治也危險艱阻既以遠去而無汜濫之患鳥獸之害於人者遂消滅然後人皆得平坦之地而居之所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爲巢營窟之難於是免矣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至及紂之身又至咸以正無缺者孟子言白堯舜既沒之後聖人所行之道衰微暴虐之君更興乃毀壞民之宮室以爲之汚池而民皆無所安居休息又棄五穀之田以爲之園囿而恣遊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民有飢寒其小人皆放僻邪侈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又作園囿汚池於是草木沛澤茂盛而禽獸至衆及紂之世又爲大亂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又伐奄國終始三年討戮殘賊之君乃驅逐飛廉諛臣於海隅之地而戮殺之遂滅與紂共爲亂之國者有五十國然後驅遣其虎豹犀象之野獸而遠去之天下之人已皆大悅而歸武王書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是斯之謂歟蓋言大明文王創始之謀謨大纘集武王之功烈佑開



後人皆以正道行之故無虧缺也後人是爲成王康王在後者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至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於是微滅邪說暴行之人又有起作於是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惟孔子於此時乃恐懼正道遂滅而害人正心故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之經蓋春秋者乃設素王之道皆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正王綱者其惟以春秋罪我矣我矣罪我以謂迷亂天下者其亦惟以春秋罪我矣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至是禽獸也孟子又言自孔子之後聖王無有興作於其間諸侯乃放恣爲亂布衣之處士乃橫議而遊說於諸侯於是楊朱墨翟備蔽之言盈滿於天下天下之言者不歸從楊朱之爲已則歸從墨翟之兼愛以其爲已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君也兼愛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之類也非人也公明儀曰至率獸而食人也孟子又引昔公明儀有云君之庖廚乃多有其肥肉棧廡之中多養其肥馬而下民以有飢餓之顏色郊野之間以有餓死之孳者如此是國君率獸而食人

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至吾爲此懼又至
 吾言矣孟子又言楊墨自爲兼愛之道不熄滅則孔
 子之正道不著明是邪說欺誣其民而克溢掩其仁
 義之道也仁義既以邪說克塞而掩之則不特率獸
 食人而人亦將自相食也孟子故言我爲此恐懼乃
 欲防閑衛其先聖之正道而排斥距其楊墨放逐其
 淫辭使邪說者不得興作於其間所謂作於其心害
 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蓋說在上篇此更不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作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此皆孟子言至於此又復自堯至於孔子再
 詳總說之也言往者自舜使禹抑治其水而天下於
 是乎得平安至周公相武王兼征夷狄驅逐暴獸而
 人民於是乎得寧靜以至孔子作成春秋而褒貶著
 而亂臣賊子於是乎恐懼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說在上篇詳矣孟子言如是則無父
 無君者是周公所欲膺擊而伐之也我今亦欲正其
 人心息滅其邪說距止其險峻之行放逐其淫辭以



奉承禹周公孔子三聖者豈我好與楊墨之辯哉是
 我不得已故當與之爭辯也然而能言距止楊墨之
 道者是亦爲聖人之徒黨也故曰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誑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予不得
 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國堯使禹治洪水
 通九州至消盡也正義曰禹通九州者蓋始自堯所
 都冀州而起遂從東南通於兗州兗州既達又東南
 通於青州青州既達又從南通於徐州徐州既達又
 南通於揚州揚州既達又西通於荊州荊州既達又
 從荊而北通於豫州豫州既達又從豫而西通於梁
 州梁州既達又從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既達於是
 又通乎冀州冀州乃帝都也凡此是皆禹通之耳國
 奄東方無道國至王來自奄正義曰案鄭玄云奄國
 在淮夷之北裴駟亦引而證史記云伐奄者孔安國
 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
 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還至鎬京是王自奄也
 云飛廉紂諛臣案史記云飛廉乃顓頊之苗裔也飛
 廉善走其子惡來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是矣舜放四罪所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凡此是也國禹稷胙胙周公仰思仲尼皇皇正義曰經云禹稷手足胼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揚雄云仲尼皇皇是也凡此蓋言皆能勤於為生民耳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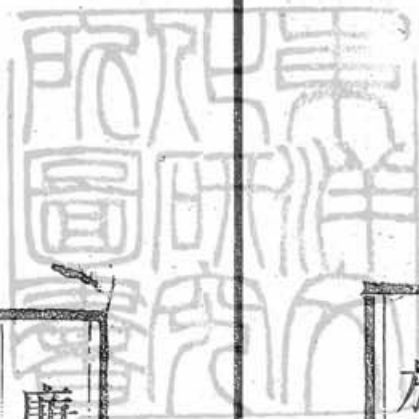
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國匡章齊人也陳仲

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螬蟲

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孟子曰

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



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

飲黃泉國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

為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克滿其操

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

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仲子所居之

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

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國孟

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

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曰

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匡章曰惡

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纊以易食宅

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纊故云辟纊曰仲子齊

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

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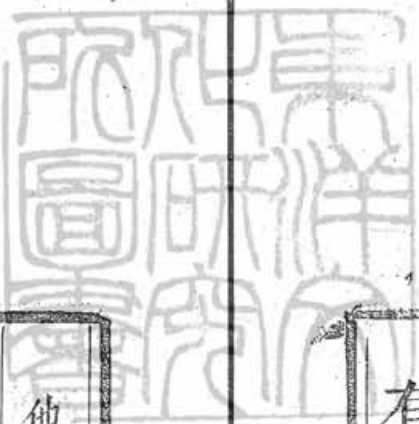
處於於陵

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

戴為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

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也他日歸則

有饋其兄生鰕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鰕鶖者為哉



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鰕而非之已仲

子也頻顙不悅曰安用是鰕鰕者為乎鰕鰕鰕鳴聲

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

鰕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

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克其類也乎

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者也

異日母食以鰕不

知是前所頻顙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鰕鰕之肉也仲

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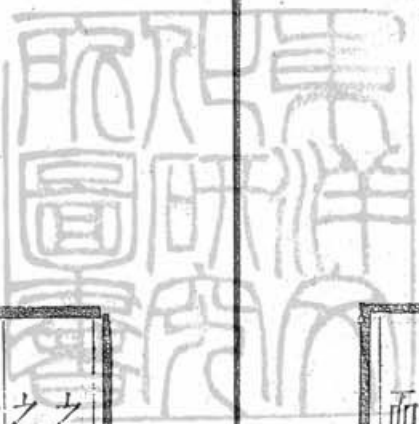
屨纊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

尚能克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克其操也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比諸巨擘而已

匡

匡章曰至而後克其操者也

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者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至目有見者匡章齊國之人也仲子齊國一介之士也匡章謂孟子曰陳仲子之為人豈不誠為廉士者哉言仲子居處於陵之地三日無食故不求食以至飢餓使耳聾而無聞目盲而無見井里之上有李果為螬蟲所食者其實已過半矣但匍匐往而取食之食至三吞然後耳方有所聞而不聾目方有所見而不盲言仲子之至如此之甚尚不肯苟求於人是所謂豈不誠廉潔之士哉孟子曰於齊國之士至下飲黃泉孟子荅之以謂於齊國之衆士中吾必以陳仲子但如指中之大者耳雖然大指又安能為廉潔之士哉如克滿其中之操守則必似丘蚓而後可行也故蚓但上食其槁壤之土下飲其黃泉



之水是謂極廉矣今仲子所居處之屋且以為伯夷之所築而居之歟抑亦即盜跖為利者之所築而居歟仲子所食之粟米且以伯夷之所種而食歟抑亦即為盜跖者之所種而食歟故孟子以此問之匡章乃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然孟子必以伯夷言之又必以盜跖言之者蓋謂伯夷之清最為潔者盜跖最為貪利者而仲子必不能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也但亦盜跖所築樹而居食之也豈足謂之廉士哉故曰是未可知也以其但亦盜跖所築樹也殆未可得而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匡章又言於孟子曰此何傷於仲子為廉哉言雖盜跖之徒而築樹之而仲子所居食之亦不足傷害仲子為廉潔之士矣以其彼仲子親織其草屨妻緝績其麻以更易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至蚓而後可克其操者也孟子又言仲子者乃齊國世卿大夫之家也其仲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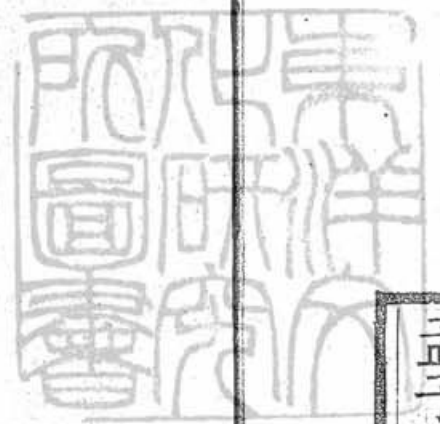
兄名戴者食采於葢之邑祿受萬鍾之秩仲子乃以
 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所居之室為不義
 之室而不居遂逃避其兄離去其母而自處於於陵
 於陵齊之別邑也異日婦省其母見有饋遺其兄之
 生鰾者乃頻顛不悅而言曰安用是鰾鰾者為饋哉
 又至異日其仲子之母乃殺此鰾與仲子而食之其
 仲子之兄自外而歸至見仲子食此鰾肉乃疾告之
 曰此是前日所饋我鰾鰾者之肉也仲子覺為鰾肉
 出門外挂而吐之以其母所殺之食而且不食乃食
 於妻子所辟纊而易所食而食之以兄所居之屋而
 且不居乃以於陵之人所居之屋而居之如此尚何
 能克為人之類乎若仲子者但如蚓之性然後可克
 其所操也孟子意謂仲子之廉以此是不足為廉者
 矣人安可得而法之邪匡章子所以言仲子為廉士
 者以其欲則法之宜孟子以是言而比喻巨擘丘蚓
 之類而排拒之也巨擘大指也緝績其麻曰辟練
 麻曰纊正義曰釋名云辟分辟也纊布纊也是知為
 緝績練麻也食采於葢正義曰葢齊之下邑也公

孫丑之篇
 亦有說焉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下

終



上海圖書館藏

五